

新时期情爱争鸣小说精品大系

情感

志广 主编

新时期情爱争鸣小说精品大系

情感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从严格意义上讲,情爱小说并不完全等同于爱情小说。情爱小说比起传统的爱情小说来,似乎少了一些形而上的诗意和浪漫,也减退了一些理想和梦幻的色彩,但是它却比爱情小说多了一些冷静和严峻:它不避讳人的实实在在的情感和欲望,甚至把情欲作为研究和探讨的课题,正视它,认识它,思考它的共性与个性,以及它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些什么。

自“文革”结束后,所谓“新时期文学”以来,以刘心武《爱情的位置》和张洁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为爱情小说之滥觞,十几年来,爱情题材文学作品已成汪洋之势;但情爱小说的兴起,应当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。一批中青年作家,不满足于重复和停滞,进行了严肃而不无争议地探索性地实践。

简单地概括起来,新情爱小说更加强调情爱的私人性,不再突出爱情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;新情爱小说对情爱、性爱的描写更大胆、更冷峻,对隐密心理的刻画更坦白、更直露,也更加理直气壮;甚至也有些作品,崇尚“新感觉”审美倾向,有追求感官刺激之嫌。

当前的文学创作,观念上的多元化已是事实,读者有权对浩如烟海的作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作出自己的评判。近几年来,关于情爱小说的是非得失,讨论已久,难有定论,我们挑选了部分代表作家和最新的情爱小说代表作品,辑成此集,作为这一场争鸣讨论的备忘及参考,供读者诸君鉴赏。取名《情感》,以有别于此前的作品集结。从主观上,我们力求选准选精,并具有涵盖性和代表性,但由于水平有限,不当之处定然难免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致命的邂逅

张欣 1

他永远难以忘怀的是，那时寒池每回来监狱看他，总是一双惺忪的睡眼里，充满了关爱，大多数的时间她不知说什么，只是看足他钟点，然后佯作平静地离去。……惊鸿一瞥的恋情，难以承受的邂逅！

小丑的爱情

吴润娟 51

黄当是个矮个子青年，爱上了老师的女友钟姐，在人家的幽会中，他有时是掩护人，有时是陪衬者，有时又是电灯泡。终于有一天，钟姐才明白，真心爱她的人，只有这个黄当。

生命的咒语

于艾香 118

宇宙间果然有神秘的咒语存在吗？否则两个情同姐妹的女人之间，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？向东的善良的谎言一步一步逼死了卢红，最终她还不得不把卢红留下的戒指戴在自己手上。

平凡生活的魅力

马原 163

叫王坦的女孩本想躲避杀人的现场，不料匆促之中又撞上了爱情。海口的夏夜，浪漫与凶险共生，温柔与死亡并存。

古典黄昏

陈燕慈 181

受了女人一辈子折磨的老许在老伴儿永去之后又感到了孤独。这时一个“挖青”的女孩闯进了他的生活。古典了一生的老许在“现代的爱情”面前惊慌失措，猝不及防。

江湖之远

梁 晴 224

周榭尚未过门，未婚夫死于意外，周榭对婆婆就只好永远地“妾身未明”了。痛失爱子的婆婆毅然节哀，一心替“命硬”的儿媳妇悲天悯人：跟我去烧香，让观音保佑你遇到一个不怕你克的男人。果然在观音寺她就碰到了他……

窈窕淑女

白 絮 277

语文教师胡清月，芳龄 36 的南方美妇，瘦弱娇伶，冷艳淡漠，好像风吹即倒，一碰就碎。但她的婚姻并没有从这美貌里得到更多的好处，她离婚了。从此她不愿再守旧了，好像从离婚的事情上，窥见了人性的本相不过如此：饮食男女。

夏日的历程

万剑声 320

柔媚的床头灯光通俗易懂。台历上显示出今天是周末。这是他俩上演传统节目的法定时间。但是哪里不同了？男人走出了卧室，身后传出女人低低的哭声……

温柔的诱惑

安娜 330

随着人生中第一段情缘的结束，青年医生心灰意冷，逃避红尘。但温柔的诱惑无处不在。一例奇特的打胎手术令他 对女病人一见钟情。他想挽救她的自暴自弃，却高估了自己的力量。他眼睁睁看着她毁灭，丝毫无能为力……

红房子

肖钢 371

红房子是一间咖啡馆，生意很好，几乎总是人满为患，但虹周围的椅子永远是空着的，没人来坐。因为她是这个学校校长的夫人。今天他来了，居然坐在了她的对面。这难道就是一个伤感故事的开头吗？

空巢袭击

张琢真 431

她有过一些经历，但经历并没有使这个女人成长和成熟。这怨不得她。她的愚钝她的浑沌她的丧气败家是从娘胎里带来的，要把她等同于一个正常人的心智无疑等于扼杀她的天性。她的母亲一辈子都在教她做人，到头来她还是做了一个愚顽的无可救药的人——女主人公的自叙。

另一种旅行

冥子 470

孟黛在一所校园外被强暴至死，意外事件使一切秘密顿然而去。她的丈夫和情人永远无法知道，她那天为什么子夜时分会到这片树林里去，永远无法知道她的绝望了。

致命的邂逅

张 欣

将近十点钟时，天已黑如墨斗，微寒，夹风夹雨，是那种丝毛细雨，打不打伞效果一样。夜空当然没有星光月辉，霓虹灯、火树银花都有些黯然神伤的味道。

世界贸易大厦内的水晶吊灯熄了一半，滚动式电梯只下不上。各个精品店铺都在打烊。残余的顾客意兴阑珊地渐渐离去。本市最大的吉祥超级市场，设在世贸大厦五楼，此时，几个穿着商场制服的女孩从超市走了出来。其中身材高挑、玉肤冰肌的徐寒池显得颇为出众。

她是吉祥超市的收银员。

虽然搏杀了一天，她显得有些疲倦，但沉沉的双目中仍显出无比的柔媚，她随意地理了理零乱的长发，在世贸大厦的门口与同事们道别。

寒池刚撑开伞，准备跑向公共汽车站，忽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，便驻足四望。

离她不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

没打伞，双肩已经有了湿渍，显然他在这里伫立多时了。这个人，不说话，不行事，看上去也是一派的学者风范。

“章教授！”寒池惊叫了一声，扑将过去。

这实在是太意外了，章品甫教授是寒池男朋友章迈的父亲，章迈毕业于名牌大学金融专业，后分配到胜达证券公司任报盘员，因工作出色，不仅反应快，且操盘准确，颇得经理器重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便被公司派到联合交易所担任出市代表，即众所周知的“红马甲”，可谓前途无量的角色。

难得的是，章迈人生得俊朗、飘逸，一米七八的个头，体魄伟岸但气质书卷。若投身演艺圈，保不住就是当家小生，走到哪里，都会成为女孩子关注的对象。

父亲章品甫是计算机研究所的副所长，主管业务，是此行业前辈级人物；母亲艾晓云是省交响乐团的指挥，家里除了章迈的姐姐在美国读艺术学院，主攻美声唱法，就再没有任何闲杂人员了。连电视台的编剧们都要反过来羡慕这样的完美家庭。他们能编得这么圆满吗？

相比之下，徐寒池生长在米市路金贵巷，这里密密麻麻地住着普通大众，鲜见知识分子。寒池幼年丧父，母亲在第三毛巾厂当工人，四十多岁起别人就徐妈徐妈的叫，可见生活的担子不轻，早早地就红颜褪尽，悴色百生。守得云开日出时，寒池也没能考上大学，不过倒是在环境优越的吉祥超市做了一名收银员。

章家无声地拒绝寒池的介入，他们知道章迈迷恋寒池，按照他的说法是寒池不仅美色，并且纯情，这样的女孩已经无处可寻。大学时的女生，可能会门当户对，但她们不是四眼狗就是自大狂，一笔款项还没接触过呢，对朱镕基的金融政策照圈照点，章迈实在是不喜欢。见儿子态度坚决，章品甫和艾晓云

商量了许久，达成共识是若正面干预，章迈很可能会更起劲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你反对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捍卫什么。出演新梁祝的版本不足为奇。所以寒池到家里来，章迈的父母待客客气、周到，但神色极其漠然，尤其是章迈不在场的时候，这种无形的压力令寒池心情忧郁而又无从诉说。

如果她向章迈抱怨，章迈会觉得她多疑、敏感，可是不说出来，她就得时时刻刻承受这种压力。章迈家住高知楼，房子多，如果结婚后搬进章家，这种压力将加码到什么程度？

有一回，章家的保姆放假，晚饭后艾晓云在厨房洗碗，寒池进去帮忙，艾晓云冷淡地说，“不用了。”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，只当寒池隐形，搞得寒池走、留都不是，只好陪站在一边，对艾晓云行注目礼。

还有一次，寒池在自己的吉祥超市买了最好的保鲜的华盛顿苹果到章家，这种苹果价钱昂贵，寒池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结果艾晓云淡淡地对她道：“以后快过期的东西就不要拿到家里来了。”寒池这才注意到保鲜日期，那也还有一个半月呢。

当然，章品甫没有这么刁钻，但他把学位看得很重要，研究所新分来的女大学生，他觉得谁都比寒池好，已经向章迈推荐过两位研究生了，有一回周末，他叫她们到家里来吃饭，在饭桌上用英语对话，并大谈深不可测的话题，章迈还能插上嘴，寒池就只有闷着头扒饭，连菜都不好意思夹。

不过章迈倒是一个劲地往她的碗里夹菜，毫不掩饰地呵护左右，整个饭厅的情绪热烈而又有些怪怪的。

寒池内心非常矛盾，她不知道该不该与章迈交下去，但是有一点很清楚，她是爱章迈的。

为什么不爱？他有才有貌，又是多少女孩梦中的白马王子，且他对他无比关爱，没有半点的轻视和隔膜。

可是对于寒池来说，她与章迈之间，照样挡着关山重重，家庭，有时是最难以逾越的屏障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寒池见章品甫在雨中等着她，能不感到惊讶吗？

她原叫章品甫、艾晓云伯父伯母的，但有一回艾晓云背着章迈更正她道：“叫教授，叫阿姨。”寒池马上就改了口，她知道人家不愿与她拉扯得太近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反对这门亲事呢？要这样一点一点地折磨她？！

徐妈对章迈总是格外热情，只要煲了汤便要叫章迈到家里吃饭，她觉得女儿找的这个对象理想、体面。一开始，寒池有些虚荣，嫌家里小，拥挤不堪，金贵巷里哪有什么金银贵气，均是一户挨一户的下层市民，家家门前堆满杂物，头顶晾着万国旗。米市路是成行成市的大拍档、食杂店，外加一个农贸市场，鸡鸭鹅狗的叫声不绝于耳，石板路终日湿漉漉的，鱼档、肉档、蔬菜档散发出一股股令人反胃的气味。寒池不肯带章迈到家里来。

徐妈道，“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你要把我藏到几时呢？我又不是出身舞女，叫你这样难做。”寒池沉吟道，“我想等到感情稳定一些再带他来。”徐妈叹道，“你不带他来，感情怎么会稳定呢？他如果嫌弃我们，早一点面对，总是好的。”寒池觉得也对，就硬着头皮带章迈到家里来吃饭，章迈对这里的环境虽然有些陌生，但并没有特别的不屑与反感，而且盛赞徐妈做的菜好吃。

并且，寒池的坦白，不掩饰自己的出身，倒让章迈感觉到她美貌之外的质朴，这也是做妻子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。章迈的择偶条件就是美丽、不善言辞、质朴，学历和干什么工作他不在乎，所以寒池带章迈到家里来实是得分之举。

寒池见到章品甫，扑了过去，脱口问道，“出了什么事了？！”因为不出事，章品甫哪会来找她？章品甫有气无力道：“你晓云阿姨心脏病突发，在医院里抢救……”寒池吃惊道：“那我们赶紧到医院去吧。”品甫叹道：“我在医院已经陪了一天了，医院坚持要陪人，所里明天还有会……”寒池忙道：“今晚我来陪吧，到医院我就打传呼电话，告诉妈妈我今晚不回去了。”

两个人慌慌张张地上了计程车，向医院奔去。寒池直觉章品甫锐气全无，满目沧桑，一下子老了十岁，因为过去的关系并不密切，寒池也不便问什么，想是因为晓云阿姨的病急成这样的。

计程车很快驶到了省人民医院东病区，艾晓云躺在监护室里，双目紧闭，身边是精密仪器与数条医疗管道，猛一看令人畏惧。心脏起搏器屏幕上的信号微弱地闪动着。除此之外，你无法证明这个人是死是活。

值班护士详尽地向寒池交待了看护危重病人的注意事项，待她完全领会之后，便出了监护室准备往家里挂传呼电话。但见空荡荡的病区走廊里，章品甫独自一人，呆呆地坐在一条长椅上。

寒池见过护士之后，就已经催促品甫赶紧回家了。万没想到他还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。她轻轻走过去问道：“章迈来看过他妈妈了吗？”

话问出口，寒池才感到奇怪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章迈一个电话也不打，这之前，来过一个电话说忙，再就没有声息了，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。

品甫默默复默默，不敢直视寒池的眼睛，寒池情不自禁地坐到他身边去，紧紧地盯着他。

章品甫低声道：“章迈出事了……”寒池急道，“什么事？！”

他出什么事了?!”

说起来，其实情况并不复杂。章迈在联合交易所当红马甲，除了给胜达证券公司的客户炒期货之外，公司还有一个自营盘也由他操作，时间一长，章迈渐渐觉得得心应手，尤其自营盘赚了钱，一分一毫都不是自己的，惊心动魄了半天，只剩了丧气。年轻人，都难免有自恃聪明，发财心切的弱点，于是章迈私自调出炒期货自营盘的资金，自己开户头炒起期货来，开始的几笔，倒是顺风顺水，也就怂恿了他的胆子，进出的金额越做越大。忽一日，公司决定，胜达的几个出市代表调换红马甲的号位，其实也是为了防范他们用公司的资金炒自己的期货，不知道其他几个人有没有“猫腻”，反正章迈将自己的期货强行平仓之后，帐面上还欠公司二十五万人民币。

东窗事发，章迈锒铛入狱。

寒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整个人惊呆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要不是章品甫及时扶了她一把，也就软软地滑到椅子下面去了。

年轻的寒池，虽然家境平平，但也是好人家的好女孩，没经过什么风雨，这种事，只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看到，如今实实在落在自己头上，简直辨不出是梦是醒。

那个晚上，寒池守了艾晓云一夜，也哭了一夜。

想到章迈对她种种的怜惜，她真是悲痛欲绝。可以说章迈毫无陋习，他不抽烟、不喝酒，不毫无节制地崇尚名牌；他知书达理，懂得尊重女性，同时又不失男人的潇洒和情调；他有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平时穿戴一尘不染，且素雅大方，是典型的都市青年的楷模。寒池不明白，她并不过分虚荣，也没向章迈要这要那，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?!然而，风云突变，寒池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爱章迈，她第一次感觉到心痛的滋味。

这一夜，遥遥陪伴着寒池的另一颗孤寂的心，自然是看守所里的章迈，除了无边的悔恨之外，章迈最想念的便是寒池。一连数日，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反复交待，成王败寇，他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只有在夜里，他才能慢慢地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认识到锦绣前程与他已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原先伸手便能触及到她的秀发的寒池，或许也微笑着又有一点点忧怨地离他渐渐远去。

初识寒池，章迈记得是在天河购书中心，寒池倚在书架旁翻书的样子，一下子把他的目光牢牢地吸定了。这个女孩太与众不同了，她不施脂粉，微显苍白的脸上，只有两圈弯弯的、浓密漆黑的睫毛——她低垂着眼睑，专注并且闲散地翻着书，披肩的直发滑落在胸前。她穿一件乳白色的小翻领T恤，蓝色的背带牛仔裤，黑色高帮皮鞋。这样的打扮，在花枝乱颤的女性潮流中，反倒是最引人入胜的。

她在翻什么书？他想。琼瑶？岑凯伦？或者三毛？她肯定不会翻《尤利西斯》吧。这时，她不知看到什么开心之处，突然抿嘴一笑，神情竟有几分调皮，他真是被她迷的人也痴了。

后来在付款台上，他看见她买的是一本新的横排版的《红楼梦》，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。时代几乎发展到抢钱阶段了，人人都在高速运转，希望及时地拥有金钱和权势，发财要趁早哇，就跟过去革命要趁早一样。谁还有闲情逸趣读《红楼梦》？这可不是港台的文化快餐，来一道言情菜式，或一道财经菜式，大吃几口就饱了。《红楼梦》是古色古香的工夫茶，需要慢慢地品味。她是哪个朝代的人，怎么就婷婷袅袅地到了这里？

待章迈魂重附体，大厅里已经没有女孩子的身影了。

时至今日，章迈走进深渊，自然有恃才傲物的一面。别看他神情谦和，内心里觉得胜达公司三分之二的人是酒囊饭袋，就是经理也未必在他眼里——有时话都说不清，分析图表臭不可

闻。但在潜意识里，章迈希望寒池永远不要被社会污染，始终是穿着背带裤、捧着《红楼梦》的纯情女孩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辞去工作，在家里专职插花、茶道，坐在庭院的草地上读惠特曼。这种生活场景放在公寓楼里只能是矫揉造作的，所以章迈给自己规定的近期目标是一幢别墅和一部跑车。

他与所有的年轻人碰到的困难是一样的：空有豪情没有本钱。家境虽然不错，但知识分子能有几个钱？几万块钱做期货，那还不如不做。辛苦半天，能不能买得起别墅里的一个厕所和一个车轱辘那还不一定。

再说，艾晓云把钱看得很重，但又放不下架子来挣钱。交响乐团缺乏资金，演出越来越少，好的乐手被分割成若干小组，自愿去五星级酒店演奏挣点活钱；次一等的就去推销按摩器、生发水、美白系列化妆品。但是艾晓云的手，只能指挥交响乐队，怎么能摩挲着拉舍尔毛毯向人介绍它的优越性呢？！

只有章迈知道，他的家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样板家庭，典型的中看不中用，既不浮华，也不殷实，无非满足了章品甫、艾晓云的面子罢了，而他对这个家，从来就没指望什么。

自从章迈在购书中心碰上寒池以后，虽然也是惊鸿一瞥，但还不至于引出一部《西厢记》来，第二天一忙，也就把这事忘了。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是一个星期天，章迈去世界贸易大厦十三楼的另一家证券公司找一位大学同学，上楼时觉得口渴，便去吉祥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凑巧是寒池为他收的款。

这以后，章迈就隔三差五地去吉祥超市买东西，反正生活用品总是要买的，付款时不管人多少，他肯定是排在寒池的收银机后面的那条队，时间长了，先认识，再送花，一切变得顺理成章。

接触了一段时间，两情相悦，真是天设地造。

章迈一边加倍努力地挣钱，一边在心中勾勒着美好生活的蓝图。

谁能想到人算不如天算。

他的案情基本了之后，便允许家属探视。艾晓云还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里。章品甫来到看守所，章迈嘱咐他道：能救我的只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《金融时报》的首席记者杜拉拉，她是我高中的同学，认识一批打经济官司的律师，且手眼通天，千万把我的罪定在玩忽职守而不是贪污；另一个是寒池……章迈突然热泪盈眶，“叫她等我”这几个字哽咽得听不清楚。

章品甫十万火急地找到《金融时报》，得到的消息是，杜拉拉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了，问什么时候回来，答，才去。

此后他和艾晓云就只做寒池一个人的工作，叫她千万不要撇下章迈，“那他会彻底崩溃的，”艾晓云流着眼泪，“那里面是什么日子啊，没有一点精神支柱怎么挺得下来？”章品甫在一边也是老泪纵横。

寒池万没想到，她这个贫寒人家的、不太受欢迎的女孩子，如今成了章家唯一的精神支柱。

她一直边上班边陪伴着艾晓云，直到心电图恢复正常后出院。两位老人要求她每周去看望他们两次，“不用你干活，我们见到你就是安慰。”他们不计前嫌地拉住寒池的手，亲人一般地叮嘱她。

寒池像乖女儿一样地点头。

医院里的病友非常羡慕艾晓云，称赞她有这么好的儿媳妇。儿子出差了，这是艾晓云的解释。

一天深夜，艾晓云醒来，看见寒池坐着小凳子趴在病床边上睡着了，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，尖削的下巴令人想到她的内心受着怎样的煎熬。艾晓云冲动地伸出手去，摸一摸孩子

的脸，轻轻的一触，寒池就惊醒了，忙问她是翻身还是口渴？

老实说，艾晓云没想到寒池会这样陪伴她，下了班她就提着水果匆匆赶到医院，给她喂饭、喂水，擦澡、揉背，直到入夜，她才趴在床头歇一会儿。现在的女孩子，要多实际有多实际，碰到章迈这种情况，跑还来不及呢，哪还顾得上他的家人。

这倒真的令艾晓云惭愧了。她一生讨厌小市民，但此时才发现小市民身上也有大气的一面，而她，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一点不乏小市民的习气。

所以，在这个深夜里，她既没有翻身，也没有喝水，她轻轻地对寒池道：“我过去有怠慢你的地方，你恨我吗？”寒池摇头道，“不，我那时觉得你们生了这么好一个儿子给我，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……”泪水顿时蒙住了她的双眼。那时觉得……现在看来，章迈并不是父母的好儿子，至少他辜负了她，辜负她的这份情。

章迈的律师，例行公事地替他辩护。他被判的铁窗生涯是整整十六个春秋。

下班的路上，寒池头痛欲裂。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，从知道章迈出事的那一天开始，精神、体力、情感无一幸免地接受着严峻的考验。最难的事是在吉祥超市上班时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回到家里还什么都不能对母亲说。

母亲太不容易了，毛巾厂因为产品积压，库存的数额居高不下，厂里的资金周转越来越缓慢，效益根本谈不上。在岗的工人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，退休老工人的工资则拖欠得相当厉害，公费医疗更是名存实亡了。

徐妈倒是一个性情坚韧的人，下班之后，她就帮人补衣服，放裤角，旧西装改西裙什么的，家里的一台华南牌缝纫机，老